

天光雲影共徘徊

暑日訪問王文興教授，

談賞讀經典文學和經典電影（上篇）

問題設計·董挽華

採訪／撰稿·黃語慧

九十七年六月四日，身為知名作家，也是台灣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曾獲台大贈予榮譽博士學位的王文興教授，應交大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之邀，蒞臨本校，發表「中國筆記小說例講」一席演講。原本預定講〈蕭史〉、〈伎者歌〉、〈西昌寇〉、〈記夢賦詩〉、〈夢中作靴銘〉、及〈題李岩老〉⁽¹⁾六篇，後因時間有限，講解內容又極為豐富，王教授僅分析了前兩篇。現場來賓的交大教授群之中，有多位台大外文系校友，或是當年在台大曾受教於王文興老師的教授們，包括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任課教師之一董挽華教授、外文系張靄珠教授、及傳播研究所的楊台恩教授等等。王文興教授的講課精采詳盡，自成一格，個人平日精讀經典的工夫，表露無遺。

王文興教授在大學時期即與外文系同窗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領銜投身現代文學創作。代表作有《家變》、《背海的人》、以及短篇小說集《十五篇小說》。大學畢業、服役後，即往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創作班深造，獲藝術碩士。返國後，任台大外文系教職至二〇〇五年，講學、寫作不輟，影響台灣文壇後輩甚巨。今年（九十八年）獲得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文學成就深受肯定。王文興老師的生平與文學將由本土傑出導演林靖傑以記錄片的方式呈現，敬請萬方期待。

王教授終身將「精讀」經典奉為個人閱讀的最高指導原則。在《家變》一書的新版序中，王教授寫道：

因為文字是作品的一切，所以徐徐跟讀文字纔算實實閱讀到了作品本體。一捲四個樂章的協奏曲，你不能儘快在十分鐘以內把牠聽完。理想的讀者應該

像一個理想的古典樂聽眾，不放過每一個音符（文字），甚至休止符（標點符號）。任何文學作品的讀者，理想的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

一小時一千字。你覺得吃驚嗎？——你也吃了一驚了！（2）

新文藝復興閱讀課程，期藉此一訪問，請王文興教授與交大學子們分享他賞讀經典文學與電影的態度、體會與收穫。

問：王教授，因我們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您同意我們大學生需要挑選重要的經典文學來閱讀賞析嗎？而您個人對這其中的「經典」二字，可以下一個簡要的定義嗎？

王文興教授（以下簡稱王教授）：這個問題大約可以這樣回答——你要讀經典，而經典從哪裡來？文學史是一很好的參考依據，所提供的一定都是經典的著作。若文學史特別花上一些篇幅來討論的作品，當然重要性也就更大；重要性愈大，你就愈應該讀。

文學史上羅列的著作很多，要讀完也很不容易，這時就需要做選擇。做選擇的時候，興趣相投的較好。若你打開一本經典著作，愈讀愈受吸引，覺得非讀不可，很願意往下讀，就先讀這一類的。難讀的，等將來有機會，哪天也許可以讀得懂。我常告訴學生，讀書，就是要讀一本「你昨天讀不懂，但今天能讀懂的書。」

問：是什麼因素使一個學生得以從「讀不懂」進步到「讀得懂」呢？

王教授：這是閱讀的累積。經驗愈多，懂的可能性愈高。但有的時候並不是經驗的累積，而是機會。可能你讀一本書的時候，當下有點匆忙，不能了解書上所說的。等到有一天，讀書的環境有利於你，使你豁然貫通。這豁然貫通不見得是進步，只能說是機會。但「閱讀的累積」的可能性還是最大的。

問：您本人從閱讀經典中，得到極大的助益為何？是大到因而定奪了您個人的生命信念嗎（如您選擇皈依天主教）？

王教授：每部經典都是高度的寫作藝術。閱讀的過程中，你可以體會此種藝術的美感，這大概就是所有文學經典所能帶給人的最大優點。除此以外，閱讀也有一些更現實的目

的。這現實的目的就是，如果你有興趣寫作，閱讀是必經的學習過程，讓你學習更多的寫作技巧，對個人寫作一定有幫助。

但是，閱讀的經驗是不是影響到個人的信仰？這就不一定。因為信仰有很大一部份是從生活經驗之中來的。但是，想要擁有信仰，閱讀前人的宗教經典是有幫助的。這幫助也是來自多方面的。有時，甚至閱讀一般著作對信仰都有幫助，有時候，若讀專門的神學著作，就更有幫助。



8月22日下午，於台大鹿鳴堂咖啡店接受採訪的王文興教授。桌上的《孟東野集》是十多年來先生書包中必備的一本書。（攝影·黃語慧）

問：我們由《王文興的心靈世界》一書得知，您每天寫作三小時，寫完休息一小時；再閱讀兩小時，休息一小時。當時讀書、寫作的習慣，到今日都還是一樣嗎？為何如此分配時間？

王教授：對，到現在也都還是差不多。事實上，經過這樣的閱讀與寫作，一天的時間已經所剩不多了。假如一天有更多時間的話，當然就可以讀、寫更多。

問：為何是閱讀兩小時、寫作三小時這樣的比例呢？是不是「讀」與「寫」可以輔相成呢？

王教授：對。照這個比例來看，可以說這兩種是相等重要。只限二三小時的原因，就是，若超過分配的時間，負擔就太重。對我來講，閱讀超過兩個小時，效率就不好，也會疲勞。寫作也是。能夠全力寫作的時間，最多大概也就這個時限，超過了也力非所能。

問：你會建議學生在閱讀時也一併寫作嗎？

王教授：可以的。對任何人來講，只要他有能力提供這麼多的時間，他應該及早這樣分配。

問：您說的「寫作」，是指記錄與閱讀的內容有關的東西嗎？對任何一位普通大學生來說，記日記是聯絡「讀」與「寫」的基本工夫嗎？

王教授：對。因為這很現實地可以幫助寫作能力的改善。在閱讀上，更有必要偏重文學的閱讀，文學上又需要特別偏重小說的閱讀。

對一個學生而言，記日記可以幫助思考，整理經驗，也可以練習筆墨。也有可能，這些寫作材料未來在創作時可以用得到。

問：僅僅記錄下生活上的事，也可以鍛練筆墨嗎？

王教授：日記確實有兩種寫法。普遍的觀念裡面，日記純粹是記錄一天做了哪些事情，這樣的記錄，頂多只是製作備忘資料而已，對寫作一點幫助都沒有。不如把日記寫成一種隨筆，想到、看到重要的事，才寫下來。這樣的日記，沒有回憶、備忘的功能，但能夠整理自己的思想並練習自己的文筆。所以，日記應採手記式較好，而非流水帳式的。

問：所以，您寫日記是否就像是在寫散文呢？

王教授：也許可以這樣講，但是會比較自由。是片段的，不用像散文那樣有頭有尾。當然，日記也會有它的結構，卻是小規模的，要求沒有那麼高。

問：我參照《王文興的心靈世界》一書，推想您同意西方高等人文學府裏，對於人間學問秩第之大區劃：神學引導哲學，哲學引導文學與歷史，是嗎？這其間的秩第先後井然，有其必然性嗎？

王教授：可以這樣看。對一般人來說，如果並不有志於文學，哲學也許更為重要。我認為神學較哲學更加重要，這也許是我個人的看法，或者是很多神學院、以及牛津、劍橋這些宗教大學的看法。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他們也採此看法。當然，這也是宗教大學本身的看法。這個秩第之所以如此，站在宗教的立場來看，畢竟有它的理由；畢竟認為，關於神的哲學，要比任何其他的哲學更重要。

問：您認為哪一方面哲學對學生比較重要呢？

王教授：我倒是覺得，哲學若要入門，不管一個人有沒有信仰，還是應該從神學開始。

我所說的神學，並不偏指基督教神學。任何的宗教的哲學，都是有相當價值的哲學。這樣的哲學，一定會討論人生的神秘與人生的起源、何去何從。「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很大，要先知道這個問題，人生才有方向。這個問題並不是空洞的、虛無飄渺的，而宗教哲學可以給你解答。所以，理工科的學生也可以著重閱讀宗教哲學。

例如，中文書裡頭，最方便的還是中國的「子書」，還有中文的佛經、佛道一類的書。任何同學，不管信不信佛，只要他拿起佛經來讀，都會有幫助。拿起道書來讀，也絕對有幫助，因為它同樣是解決這些人生的問題。基督教的書籍也是一樣，開卷一定有益。讀《聖經》是最好的，只可惜，《聖經》雖是最好，卻也最是難懂。就怕有學生讀《聖經》，年齡不夠，經驗不夠，容易覺得索然無味，或覺得《聖經》又簡單、又天真。所以，《聖經》可以讀，但是我覺得不容易；佛道也可以讀，但是我覺得語言上也不容易。那麼，什麼可以讀呢？儒家著述可以讀，宋明理學可以讀。宋明理學的中文沒有佛道那麼深，其中有一半是用古人的白話寫的，討論的也是關於生死的基本問題。所以我倒建議可以從宋明理學入手。

如果一個人已經有信仰，例如佛、道，他也許覺得佛經並不難。如果他是基督徒，每週去教會，也許他對《聖經》也並不陌生，說不定有能力可以了解《聖經》，乃至於了解基督教所有的神學經典。在西方，如果一間教會的牧師是個負責任、能力很高的牧師，他每個禮拜天的傳道文就足以提供我們每週大約半小時左右的人生基本問題的討論。

問：交大的同學們好像不容易聽到這樣的傳道文呢！

王教授：但是，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基督教同學在《聖經》方面很強，參加這樣的基督徒聚會也很划算。我還知道臺灣有一些教會，禮拜天的講道並不差，或是偶然會有很好的牧師；就算本地沒有，也有海外來的，偶然給一個傳道的演講，這機會是很難得的。

問：若這「學問的秩第」是有條不紊的，那為何華人的高等人文學院裏，作為最高層級的神學，反而嚴重缺席了呢？對於如此缺失，您以為應如何彌補？

王教授：這是因為中華文化如今是個不倫不類的文化。我們本來有宗教。原先，中國幾千幾百年來，說什麼都有佛道。但自從清末，或者可以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徹底打垮了自己的文化，外來的文化又讀不懂，就產生文化真空的現象。在中國方面，恐怕只有依賴宗教大學來做這方面的補救。現在，佛教有佛教大學，基督教也有基督教大學。他們會把宗教放在課程的領導地位。

問：您覺得在一般的大學中補救這一點，很困難嗎？

王教授：只要做到不偏不倚就好。幾個大宗教的課同時開，讓大家同時選，當成一種基本的哲學課來開，讓學生自由選擇，也沒什麼不對。一個基督教的學生讀一點佛經，對他沒有傷害，因為很多道理是不謀而合的。同樣，就是強迫和尚、尼姑修《聖經》課，那也是絕對人道的，絕對合乎教育的要求，也不會牴觸他們的宗教。

問：您曾宣告：「我的藝術良心高於社會良心，而宗教良心又高於藝術良心」，那麼，您個人生命態度與選擇之如此排序，與上述的神學、哲學、文學和歷史學的排序，兩者可有相通之妙嗎？

王教授：我說這話，是有時間性的。當時訪談的時候，大概是台灣社會很要求「文學要有社會良心」的時代。我認為社會良心固然重要，但是藝術應該有更大的自由，可以選擇社會主義藝術這條路，也可以不選擇這條路。所以，當藝術家面臨藝術價值和社會主義的選擇時，還是應該以藝術為重。

至於說宗教高於藝術，這是個人生活的選擇。也就是比重上來看，宗教的比重應該高於藝術。兩相衝突的時候，就必需選擇宗教。一般說來，宗教和藝術不大容易有衝突。

問：什麼情況下會遇到衝突呢？

王教授：這個衝突最明顯的例子，就在於某些教會有一些書本、藝術品、電影的檢查，然後，以宗教的立場，建議或規定什麼可以接受，什麼不能接受，什麼可以讀，什麼不能讀。此時，藝術與宗教兩者要選擇的話，也許應以宗教為先。

原因在於，一個有信仰的人的生活，必須以宗教為先，這是他的宗教對他的要求。或者可以說，我認為，若你真是一個有信仰的人的話，你就別無選擇，因為你以宗教生活為重。你既然以宗教生活為重，就要以宗教的戒律為重。以宗教的戒律為重，就不能再考慮藝術的價值有沒有受到傷害。

但是，一般宗教也都還明白、明理，不會動太嚴的標準。它的標準多半是為兒童和青少年而設的。所以，對一個成年的藝術工作者來說，大概很少會遇到這種衝突。如果有一位藝術工作者，面臨此種選擇，他必需選擇宗教是因為他必須為他家裡的兒女選擇。至於他個人，這個問題幾乎不存在。因為，教會多半只是針對青少年才有種種規定。對於真正的藝術工作者，教會不會有這樣的規定。

問：又為何您說：「宗教遠勝文學」呢？

王教授：這是在說人生裡的重要性。一來，當宗教與文學有衝突的時候，應以宗教為先。二來，有些神學提供的道理，其價值應該超過於文學藝術的美學的價值。

問：王教授，請舉例細談廿世紀重要的神學家、思想家與文學家 C. S. Lewis 及其經典著作，對您信仰之抉擇和人生觀之去取的啓發與影響究竟為何？

王教授：我對宗教的了解，來源是多方面的，不限於是哪一本著作。如果個人有什麼結論，也都是由多年的體驗所得到的。此一結論究竟從哪本書來的，這很難說。甚至此一結論是從哪一個教派來的，也很難說。可能我的某一思想，根本就是從佛道來的也未可知。

我想，C. S. Lewis 的著作並不是影響我的信仰，而是其著作本身極有深度，極吸引人。這種深度也是普通的哲學著作吸引人的地方。

問：從您個人的論述文字裏，我得知您以為：高等學院的文史必讀書目裏，其間不可或缺的內容元素是兩者——「文學作品」和「哲學著述」是嗎？而且，凡內容缺少戲劇性和詩意的作品，又是應該避免的，對不？也請舉二例說明。（後者如：您曾說《伊凡伊列區之死》和《克羅采奏鳴曲》，皆是托爾斯泰晚年的名著，但其藝術成就即因內容缺少戲劇性和詩意而有所缺失了。那麼可還有其他帶著如此缺失的案例嗎？）

王教授：是的。凡文學作品值不值得讀，有沒有價值，確實在於「戲劇性」與「詩意」。如果著作本身缺少戲劇性或詩意，那就不到水準，價值一定可疑。當時我舉出這兩篇作品：《伊凡伊列區之死》和《克羅采奏鳴曲》，大概也是因為它們的文學價值沒有一般人講的那麼高。雖然我認為這兩篇不怎麼好，但托爾斯泰的戲劇卻非常好，他的戲劇都是道德的戲劇，道德的戲劇性很強。他早年一部小說《哥薩克人》，詩意也優美。

當然，也有可能我的判斷不可靠，因為每個人的閱讀都會有不可克服的障礙。有時候是經驗還不夠，有時候是天時地利不合，多半情況下，前者是非常可能的。到目前為止，還是有大量的經典文學我沒有能力了解。原因很複雜。但是，不管我能不能了解一部經典，經典本身之所以能受人推崇，得以成立，的確還是在於方才說的「是否具備戲劇性」，以及「詩意夠不夠濃厚」這兩點。顯然，有很多經典名著，雖然別人肯定它們有這兩個優點，而我卻還有一些誤解，還沒有能力體會這兩個優點——這是很可能的。

就算是最高明的文學批評家，他們也會有這個問題。舉例來說，有人說佛樓拜爾的《包法利夫人》寫得非常好，也有人說，不然，另外一本《情感教育》，才是寫得好，眾說紛紜。大約有一、兩百年的時間，《包法利夫人》是公認較好的，而現在這幾十年，漸漸有很多人覺得《情感教育》更好。這都是許多重要批評家的看法。對於這兩本書，我個人也覺得《情感教育》比較好。我看到《情感教育》的優點，然而，還有很多的名著，它們的優點和我還有很大距離，最明顯例子就是莎士比亞跟彌爾頓。我想，這不是他們兩人的問題，而是我個人的問題。

問：這些問題對於學生來說，永遠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我們經驗不夠，往往還看不出文學作品的好。

王教授：的確。從普通的學生，一直到頗有聲望的大學者、批評界的名人，都有同樣的困難，只是比例的差別。粗讀經典的人，必定十之八九都看不懂。比較有經驗的學者、批評家，則是十之八九可以看懂。就算是重要的學者，他們也沒有辦法全部了解。除了能力、學力、以及剛才說的天時、地利因素以外，可能還有讀者與作者性格是否相近的因素在。

問：也就是說，若是讀者的個性和作者較接近的話，較有機會看出作者文筆的精巧嗎？

王教授：是。例如宋朝的歐陽修，就完全不能接受杜甫，恐怕李、杜他都不怎麼欣賞。這大概是性格不同的緣故。順便提一下，杜甫的地位在唐朝並不高，就是唐末的人，也沒有把杜甫抬得太高。每個時代的人都有不瞭解杜甫的問題。歐陽修是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問：「精讀」經典文學是賞讀文學之不二法門嗎？（您認為理想的閱讀速度是一小時一千字）如何養成如此素養？

王教授：對。這恐怕是唯一可以了解文學的辦法，也可以說是讀書唯一的辦法。哲學非這樣讀不可。人文科學也一樣。經濟學、社會學，能夠快速的一目十行的讀嗎？那也不可能。所有的快讀就等於沒讀。我相信自然科學也是一樣，雖然我在這一方面沒有經驗，但我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不能跳著讀的。大概你也有這個經驗？

問（黃語慧為資工系學生）：我讀資訊工程，有時遇到計算理論或數學理論的證明，短短兩、三頁，也需要想上若干小時呢。

王教授：那些解釋的文字本身你能夠忽略嗎？

問：不能。

王教授：這就對了。道理已經在文字、符號裡。每個符號都不能忽略的，你都要懂。這就是爲什麼我在文學領域之中老是說，每個字都要懂，每個標點符號也都要懂。這些符號和理工、科學的符號，沒什麼兩樣。

問：您花一個小時讀數百字，就是在想這些道理嗎？

王教授：是。這一個小時，我是披荊斬棘，彷彿在開路，蕁路藍縷，前頭看似無路可通，盡是雜草叢生。你的閱讀工作，就像是拿著一把鐮刀，一步一步砍下去。當中有一段沒有砍完，你怎麼可能就跳得老遠。你每砍一個字，就多懂一個字，也就是往前多走一步。若有一個字卡在那裡看不懂，那後文也別想懂了。一定要字字克服才算數。一定要克服了一個字，才允許自己讀下一個字。這是字的層面。句子更是一樣。一句讀完、讀懂才能讓自己讀下一句。這時，除了求懂以外，也求判斷。你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作者有時有寫作上的疏忽，這也是讀者該一字一字看出來的。作品好到什麼地步、缺點在哪裡，你都要看。當然，經典比較可靠，十之八九都是好的，但也不能疏忽其缺點。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讀書法，就是這樣精細慢讀，與西方沒有兩樣。從古到今，讀書人唸書，都是採用「圈點法」。在詩句或古文的每一句下面打圈，意思是讚美，投它贊成票。更高的讚美是雙圈，更好的就用三圈。認爲不好，有所疑問，另有一些符號。文人讀書向來都是逐句批點的。批點，就包含了判斷。

問：所有的書都值得我們這樣一字一句讀嗎？

王教授：經典比較值得這樣讀。其他的書，先要這樣讀，才知道值不值得。（待續）友聲

註解：1 <蕭史>，出自劉向《列仙傳》；<伎者歌>，出自陳衍《遼詩紀事》；<西昌寇>，出自陳衍《元詩紀事》；<記夢賦詩>、<夢中作靴銘>、<題李岩老>三篇，皆出自蘇軾《東坡志林》。

2 王文興，《家變》，頁2。台北：洪範，民國六十七年。